

目

次 (第十二集)

第四十五回

羞顏愧飲英雄酒
脫險難酬俠士恩

三

第四十六回

仗義何堪遭折辱
鑄情無計願偕逃

二七

第四十七回

神劍施劍寒敵膽
將軍一怒反幽州

五三

第四十八回

盡掃妖氛驅暴虜
還須慧劍斬心魔

八三



曲英得南夏雷之助，打敗了沙鐵山。



第四十五回

羞顏愧飲英雄酒
脫險難酬俠士恩

曲英問道：「這家人家究竟是辦喜事還是辦喪事，何以既是來喝喜酒，又要慰問？」

那農婦道：「哦，原來你還不知道張家的事情，事情是這樣的：前幾天有一支回紇騎兵衝出城來，想來鴉咀山接應那隊賊兵，給我們義軍打了回去。可是雖然打了回去，也有好幾個村莊受了韃子的蹂躪了。張大媽的大媳婦拒姦被韃子活生生打死，張大媽的老伴兒爲救媳婦，也給韃子劈殺了。張大媽有三子兩女，老二老三未娶媳婦，兩個女兒也未出嫁的，如今都報了名參加義軍了。滿門參加義軍，這是少有的事情，因此鄉親們給她辦喪事，又辦喜事。酒肉都是鄉親拿來的，大伙兒湊湊高興。你難得到此，咱們一同去噯。」

曲英知道是這樣的一回事情，那還好意思進去。可是那農婦却不由分說，把她拉進去了。曲英恐怕惹起別人疑心，不敢堅拒。

酒會之所就是靈堂，只見當中放着兩具棺材。張家的三子兩女穿着孝服，但孝服上却綴有一朵紅花。最小的那個兒子不過十四五歲的樣子，兩個女兒也不過十七八歲。

那農婦道：「這位姑娘是準備參加義軍的，路過此地，知道了張大媽的事情，特來向張大媽表示敬意的。」那農婦倒是很會說話，自作主張，替曲英說了一套。

衆人都表示歡迎，有幾個還向張大媽說道：「你老人家可以得着安慰了。你看識與不識，都來向你致敬呢。你的老伴兒與媳婦兒雖是冤死，死也可以瞑目了。不但你們滿門參軍，還有不知多少人由於你家的事情，激起了義憤，參加了義軍呢！」

張大媽抹去了面上的淚痕，說道：「這都是韃子迫得我要這樣做的，我不過是盡一個母親的責任罷了。我是想打跑了回紇韃子咱們才有好日子過，爲我的老伴兒報仇那還其次。」衆人紛紛稱讚：「好一個深明大義的張大媽！」「婆婆們，大娘們，咱們都把張大媽當作榜樣吧。」

張大媽紅了面孔，鄉親們的慰問和鼓勵，減少她心中的悲痛，增加了她的信心——必定可以報仇，必定可以打跑回紇韃子的信心。但同時又使她覺得不好意思，覺得自己還不配鄉親們這樣的稱讚。

曲英更是心裏不安，有人帶她到靈前上香，曲英不由自己的叩了一個頭，心裏想

道：「要是哥哥知道我給義軍的家屬叩頭，不知會不會責備我。但這兩個人是給我們的兵士殺的，我這個響頭就當作是我爲他們謝罪吧。呀，這個頭可是我自己願意叩的。」

張大媽把曲英扶起，說道：「姑娘，生受你了。你帶着刀想必是學過武藝的，將來你若是我家的兩個丫頭同在一處，希望你指點指點她們。」

曲英滿面通紅，含含糊糊的客氣了幾句。張大媽的兩個女兒過來與她攀談，問她練武藝難不難，曲英道：「我懂的也是很少，不過聽說你們義軍中有許多女英雄，不愁沒人教你的，用不着我這個蹩腳的教師。」

張大媽忽道：「哎呀，姑娘，你這話可是說得不對了！」曲英怔了一怔，正自不知自己有什麼地方說錯，只聽得張大媽接下去說道：「什麼你們我們的，你是要去參加義軍的，咱們都是自己人啊！」曲英這才省起是她所說的「你們義軍」這四個字出了破綻，心中一驚，連忙說道：「張媽教訓的是。」

旁邊有人說道：「義軍中的確是有許多女英雄，聽說有一位姓鐵的小姑娘，不過十六七歲年紀，能夠高來高去，曾經進過幽州，夜探過節度使的衙門呢。當然，要練成她那樣的武藝，那一定是很難很難的了。」

張大媽的大女兒說道：「只要有人肯教，我不怕難練。鐵杵也會磨成針嘛。」二女

兒却道：「就是練不成武藝我也不愁，我縱然不能打仗，也可以給咱們的戰士做飯、補衣裳。」

有人和張大媽那個最小的兒子開玩笑道：「小鬼，你又會做什麼？」

這大孩子答道：「我不會做飯，也不會縫衣。但有許多事情我可以做得了的，我可以放哨，我可以送信，我還可以做小探子。還有做飯是要柴火的，我可以斫柴，我挑得動六七十斤的担子。義軍難道不要人斫柴麼？」

衆人轟然大笑，說道：「對對，只要你肯出力，總有可做的事情。」

在這樣的氣氛中，曲英真是坐立不安，食難下咽。衆人把她當作客人，又把她當作「自己人」看待，爭着和她喝酒，曲英却不過盛情，喝了幾杯，吃了幾塊肉，便連忙推說還要趕路，向張大媽告辭了。

出了張家，曲英只覺有點頭暈，這倒不是因爲酒喝得多，而是因爲在張家所給予她的感觸實在是太大了。「我們的士兵給人憎恨，而他們這些人却又是多麼可愛呵！」又想：「我們跑到人家的地方打仗，這是爲了何來？爲了要給人咒罵，給人趕跑嗎？」

曲英內疚於心，張大媽的兩個親人雖然不是她殺死的，她也覺得自己的手上似乎沾有血腥。她懷着負罪的心情，不敢在有人的鄉村行走，不知不覺的就走上了一座山頭，

這時已經是黃昏時份了。

曲英找到了一座山神廟，心想：「今晚就在這裏住一宵吧。」可是心事如麻，怎麼得着？正在伏案假睡之際，忽聽得腳步聲響，有個人走了進來。

曲英抬頭一看，只見是一個滿面血污的虬髯漢子，不禁吃了一驚，喝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這漢子不是別人，正是追魂幫的幫主沙鐵山。他在那茶舖裏捉不到南氏兄妹，反而給秦觀海打傷腦袋，心中十分氣惱。但他也是個最愛面子的人，傷得這樣狼狽，怕給人碰見，因此躲入深山，想待傷疤結了再想法進入幽州。

沙鐵山看見一個漂亮的女子單獨在這山神廟裏，也不覺有點詫異，他驚地得了一個主意，哈哈笑道：「我的名號諒你也不會知道。不過，你碰上了我，却是你的造化來了！」

曲英道：「什麼造化？」心想：「這個人胡說八道，敢情是個瘋子？」

沙鐵山換了新的金創藥，一面包紮腦袋一面說道：「小娘子，看你的樣子敢情是從家裏私逃出來的，你有了婆家沒有？」曲英氣紅了臉，怒道：「關你什麼事？」

沙鐵山笑道：「你一定是嫌丈夫不好，或者是受不了公婆的氣，逃出來的是不是？」

但你一個單身女子，以後無依無靠，總不是辦法。所以這就關我的事了。」曲英大怒罵道：「放屁！你這個瘋子一定是胡說八道，才給人家打破了腦袋。你再胡說八道，我也要打破你的腦袋了！」

沙鐵山大笑道：「小娘子，你要打破我的腦袋，只怕不容易吧？你知道我是什麼人？」曲英道：「誰理會你是什麼人？」心想：「何必與一個瘋子糾纏，我把這破廟讓給他住就是。」但她想要出去，却給沙鐵山當門攔住。

沙鐵山這才注意到她的衣服內藏有兵刃，笑道：「哦，敢情你是練過幾天武藝的野丫頭。好，你知道江湖上有個追魂幫沒有？我就是追魂幫的幫主沙鐵山！」

曲英吃了一驚，叫道：「你就是沙鐵山？」沙鐵山在拓拔雄的軍中効力，這件事曲英是聽她哥哥說過的。曲英心裏苦笑：「原來又是一個『自己人』，我們專門招攬這種下三濫的強盜，怎能不令老百姓痛恨？」

沙鐵山不知她的身份，更不知她想的什麼，猶自洋洋得意的笑道：「你知道我是誰了吧？乖乖的跟我走吧！」曲英忍着氣道：「跟你走做什麼？」

沙鐵山道：「你或者會一點武藝，但在這個兵荒馬亂的年頭，一個姑娘家總是吃虧的。你又何必捱江湖上的苦楚？跟我走，我給你找一個安樂的去處！」

曲英大怒道：「屁放完了沒有？快快走開，臭強盜，誰人服你！」

沙鐵山笑道：「你嫌我生得醜是不是？不過，你誤會了，不是我自己要你，我是想讓你當上一個王妃！」曲英怔了一怔，暫且忍住了氣問道：「什麼王妃？」

沙鐵山道：「哈，你動了心麼？實不相瞞，我和國乾的大元帥拓拔赤是好朋友，拓拔赤是親王的身份，你長得這樣標緻，他見了你一定會喜歡的。我帶你見他，只要你哄得他歡喜，還怕當不上王妃？」

曲英冷笑道：「好，你說得這樣好，我跟你去了！」突然拔出雙刀，就向沙鐵山攔腰斬去。

沙鐵山一欄「移形换位」，只聽得「喇」的一聲響，衣襟的下擺已給她左手的長刀削去了一幅。原來沙鐵山因爲在受傷之後，身法已是不及從前的靈活，又因猝不及防，所以險些給曲英砍中。

沙鐵山吃了一驚，却自笑道：「看不出你倒還有兩下子，不過，你要想傷我，那還是不夠的。對不住，你不肯依從，我只有活捉你了。」

曲英雙刀盤旋飛舞，暴風驟雨般的向沙鐵山橫劈直斫，心裏想道：「這樣的人要他何用，殺了他，我再告訴哥哥。」沙鐵山在她猛攻之下，一時倒也不敢太過近身。

但沙鐵山的本領畢竟是比她高得多，雖然受了傷，曲英仍是奈他不何。沙鐵山去了輕敵之心，用「移形换位」的本領謹慎對付，曲英連劈了數十刀，可是再也沾不着他的衣裳了。

曲英連日來心中鬱悶，精神本來就不大好，打了一支香的時刻，不覺感到頭暈眼花，黃豆般的汗珠也從額角滴下來了。沙鐵山笑道：「放下你的刀子吧，何必受這份活罪。」曲英緊咬銀牙，拼死苦鬥。

激戰中沙鐵山大喝一聲「撒刀！」五指合攏，一招「手揮琵琶」，在曲英手背一拂，曲英左手的長刀噹啷墜地。沙鐵山飛起一脚，緊跟着又把曲英右手的短刀踢落。曲英氣怒交加，就在這雙刀脫手之時，「哇」的一口鮮血噴了出來。

沙鐵山本來就要抓着她的。見她狂吐鮮血，倒是不覺一驚，雙手停在半空，未敢抓下。就在這時，只聽得有個人大喝道：「好不要臉的臭賊，欺負一個單身的女子！」沙鐵山回頭一看，只見一個氣宇軒昂的漢子，已經進了廟中。這漢子不是別人，正是南霽雲的長子南夏雷。

曲英口吐鮮血，此時已是渾身無力，再也支持不住了。沙鐵山手一鬆開，曲英就禁不住「咕咚」一聲，倒在地上。

南夏雷見此情形，勃然大怒，喝道：「沙鐵山，你真是無恥已極，以幫主的身分，傷害一個女子，你不害羞，我也替你害羞！」沙鐵山老羞成怒，冷笑說道：「姓南的，你有多大本領，敢來多管閒事？好吧，你是好漢，你要打抱不平，那就來吧！」南夏雷怒不可遏，刀光一閃，一招「力劈華山」，便向沙鐵山當頭劈下。沙鐵山也想先發制人，雙掌齊發，左右開弓，猛擊南夏雷的太陽穴。

雙方來勢都急，眼看就要兩敗俱傷，在這性命俄頃的刹那，終於是沙鐵山胆氣較怯，百忙中一個「移步換掌」，避開了南夏雷的快刀。「嗤」的一聲，刀鋒劃過，沙鐵山的衣袖給南夏雷削去了一幅。南夏雷頭上繫着的英雄巾也給沙鐵山撕下。這一招當真是驚險絕倫，曲英看得花容失色，一顆心幾乎要從口腔裏跳了出來，暗自想道：「這位少年俠士不知是什麼人，竟然肯爲我一個不相干的女子拼捨性命，真是難得！」

沙鐵山號稱「七步追魂」，移步換掌，變招快速之極，一退復上，以「綿掌擊石如粉」的功夫迅襲南夏雷後心，南夏雷反手一刀，刀鋒給他掌力盪歪，沙鐵山一個盤繞步，又已轉到了他的正面發掌。頓時間，只見四面八方都是沙鐵山的影子，小小的一座破廟之內，兩人交手，就似千軍萬馬追逐一般。

沙鐵山打得快，南夏雷也並不慢，他的家傳快刀乃是武林一絕，沙鐵山一口氣攻了

七掌四十九式，南夏雷也還了八八六十四刀。雙方旗鼓相當，誰也傷不了誰。

曲英爬到牆邊，倚牆觀戰，她看得心驚胆戰，却又不能不看，心中不住的在叫「諸天菩薩保佑，諸天菩薩保佑，保佑這少年俠士得勝！」但關心者亂，沙南二人本是旗鼓相當的，在她的眼中，却只見到沙鐵山着着搶攻，似乎南夏雷就要抵擋不住。曲英一着急暈了過去。

南夏雷恐怕沙鐵山傷害曲英，不免要加多幾分小心爲她防護。南夏雷以快刀絕技，把沙鐵山迫得不能靠近曲英。沙鐵山乘機作出聲東擊西的姿態，引南夏雷分神去照顧曲英，乘機大搶攻勢。

南夏雷要分神照顧曲英，這是他不利之處。但沙鐵山也有不利之處，他是昨日才受了傷，傷還未癒，今日又經過了一場惡鬥的。兩人的功力本來大致相當，雙方武藝也各有所長，但由於沙鐵山已是強弩之末的關係，過了百招之後，沙鐵山已是漸漸感到氣力不加，大受南夏雷快刀的威脅了。

沙鐵山再鬥一會，腦袋的傷口受了震盪，疼痛欲裂，心裏暗叫「不妙！」自忖：「久戰下去，只怕要敗在這小子刀下。好漢不吃眼前虧，只好把這到口的饅頭扔了。嗯，三十六計，還是走爲上計！」仗着超卓的輕功逃出廟門。

曲英悠悠醒轉，星眸乍啓，只見自己是倒在南夏雷的懷中。回紇的習俗，男女是由來往，所謂「男女授受不親」這一套，在回紇是根本不存在的。但雖然如此，曲英畢竟是在她有生以來，第一次和男子這樣的親近，於是在她蒼白的臉上，不由得泛起了一片嬌紅。

南夏雷是俠義心腸，救人要緊，此時自是心無雜念。他見曲英睜開了眼，這才放下了心上的一塊石頭，說道：「好了，你醒過來了。把這顆藥丸吞下去吧，歇一會我再替你料理外傷。」南夏雷身上帶有空空兒送他的一顆小還丹，這是空空兒從少林寺偷來的功能醫治內傷的絕妙靈丹。曲英吞下了小還丹，心神稍定，精神也漸漸恢復了幾分。

南夏雷脫下外衣，讓她作爲枕頭。曲英道：「多謝俠士救命之恩，不知恩公高姓大名？」南夏雷說出了自己的姓名，問道：「姑娘，你貴姓，那裏人氏？你可是義軍中的女豪傑麼？」

曲英又是歡喜，又是羞慚，原來南夏雷因爲是武學世家，他的父親南霽雲當年曾威震回紇，而南夏雷本身在出道幾年之後，亦自聲名遠播，曲英在回紇也曾聽過他的名字。曲英心想：「原來他就是南夏雷！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他果然不愧是英雄之後。可惜我却不是他想像的義軍豪傑。」

曲英當然不敢對他說出自己的身份，當下含糊答道：「我是本地人，姓曲名英，想到幽州投親的。恩公，你是在義軍的嗎？」

南夏雷心道：「姓曲這個姓倒是很少。」但他當然也決想不到曲英會是回紇元帥曲離的妹妹，於是說道：「我是來投奔義軍的，如今尚未找着。義軍中有我的一位好朋友名叫段克邪，你可曾聽過他的名字？」曲英道：「聽過的。聽說他已經從師陀回來了。」南夏雷道：「你可知道義軍的所在麼？」曲英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南夏雷道：「那你怎麼知道段克邪已經回來了？」曲英道：「幽州城外常有義軍的蹤跡，我雖然不知道他們的所在，但也常聽得鄉人談論義軍的事蹟。段大俠是義軍中有名的英雄，這裏的人差不多都知道夏侯英和他的名字的。」南夏雷喜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我正要找尋義軍，待你好了，咱們一道去吧。多向老百姓探問，總可以找到的。」南夏雷因為聽得曲英自稱是本地人，他想由曲英去探問更方便些。

曲英却誤會了南夏雷的意思，心裏想道：「唉，你雖然喜歡和我作伴，可惜我却不能和你作伴。」原來她不但知道段克邪的名字，還知道段克邪是空空兒的師弟，而空空兒則是認識她的。曲英心想：「若是我和你去看段克邪，我的身份馬上就要戳穿。那時只怕你要把我當作仇人了。」

南夏雷見她沉吟不語，也誤會了她的意思，說道：「姑娘，敢情你是不願意投入義軍麼？」曲英忙道：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但我要先見了爹娘再說。」南夏雷道：「不錯，你既然上有父母，理該稟告尊長。不過，以你一身武藝，若不投入義軍，那可就真的可惜了。」曲英不由得又是滿面通紅，輕輕說了一個「是」字。

南夏雷道：「你的傷不算很重，但恐怕總得要三兩天才好。你鄉下還有親人嗎？我給你找來。」曲英道：「我的爹娘在幽州，鄉下並無親人。」南夏雷大感爲難，搔頭不語。曲英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南恩公，你有緊要的事情，那就不必再顧我了。」

南夏雷道：「這是那裏話來？姑娘貴體未癒，我豈有拋下你不管之理！」曲英道：「南大俠爲了我一個不相識的女子耽誤了正事，我實在過意不去。」南夏雷笑道：「江湖上講究的是患難相扶，何況咱們是一路上的人呢。」曲英面上一紅，訥訥說道：「我，我怎麼配……」南夏雷道：「曲姑娘，你我都是要投奔義軍的，沙鐵山這賊子傷了你，這賊子也是我的仇人，咱們是敵愾同仇，還能說不是一條路上的人麼？我遲兩天去幽州並不打緊，你安心養傷吧，我會照料你的。就怕我照料得不好。」曲英又是感激，又是慚愧，說道：「倘若他知道了我是誰，他不知該如何失望了。」

南夏雷笑道：「別多說了，我是應該這樣做的。不過，現在却要請姑娘恕我無禮

了。曲英怔了一怔，心頭一跳，說道：「什麼？」南夏雷道：「姑娘的外傷雖然不算很重，也得敷上金創藥才好。請你背轉身，解開衣裳。你可以自己解開嗎？」原來曲英的肩背給沙鐵山抓傷，必須解開衣裳方能敷藥。

曲英面紅過耳，但却放下了心，想道：「他是毫無邪念，倒是我想歪了。」當下說道：「南大俠，我的傷是在左肩，肩胛骨下大約三寸之處，請你把那處的衣裳撕破就行了。」曲英吐血過後，仍是渾身無力，是必須請南夏雷代勞。撕破一片衣裳，勝於赤身露體。

南夏雷道：「好，敷了金創藥之後，你可以暫時穿我的外衣。事急從權，恕我不避嫌了。」輕輕的把曲英翻了個身，撕開她背上的衣裳。曲英忍不住發出了呻吟。

南夏雷剛剛取出金創藥，正要替她敷上，忽聽得馬蹄之聲，來得有如暴風驟雨，南夏雷心想：「這人不知是誰，但盼是義軍就好了！」

蹄聲戛然而止，南夏雷心念未已，那人已闖了進來，陡地大喝道：「氣死我也，曲某不殺你這淫賊，誓不為人。」原來來的不是別人，正是曲英的哥哥曲離。他見此情形，只道南夏雷是在調戲他的妹妹。

南夏雷大吃一驚，叫道：「你、你誤會了！」話猶未了，曲離刀已出鞘，一刀就劈